

白
雨
齋
詞
話

白雨齋詞話卷第六

丹徒陳廷焯亦峰箸

周秦詞以理法勝。姜張詞以骨韻勝。碧山詞以意境勝。要皆負絕世才。而又以沈鬱出之。所以卓絕千古也。至陳朱則全以才氣勝矣。

喬笙巢云。少游詞寄慨身世。閒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誹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又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儁。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後者。況其下耶。此與莊中白之言頗相合。淮海何幸有

此知已。

兩宋詞家各有獨至處。流派雖分。本原則一。惟方外之葛長庚。閨中之李易安。別於周秦姜史蘇辛。外獨樹一幟。而亦無害其爲佳。可謂難矣。然畢竟不及諸賢之深厚。終是託根淺也。

葛長庚詞。風流淒楚。一片熱腸。無方外習氣。余尤愛其水調歌頭云。江上春山遠。山下暮雲長。相留相送時。見雙燕語風檣。滿目飛花萬點。回首故人千里。把酒沃愁腸。回雁峰前路。煙樹正蒼蒼。漏聲殘。燈燄短。馬蹄香。浮雲飛絮。一身將影向瀟湘。多

少風前月下迤邐。天涯海角魂夢亦淒涼。又是春將暮。無語對斜陽。

葛長庚詞脫盡方外氣。李易安詞卻未能脫盡閨閣氣。然以兩家較之。仍是易安爲勝。

宋閨秀詞自以易安爲冠。朱子以魏夫人與之並稱。魏夫人祇堪出朱淑真之右。去易安尙遠。

金高仲常貧也。樂云城下路淒風露。今人犁田昔人墓岸頭。沙帶蒹葭漫漫。昔時流水。今人家黃埃。

赤日長安道。倦客無漿馬無草。開函關閉函關千古如何不見一人閒。

按趙聞禮輯陽春白雪集載此詞乃賀方回小梅花前半

閱也。茲從詞綜本。章法句法。不古不今。亦不類樂府詞中別調也。

宋無名氏題項羽廟。念奴嬌一闋。魄力雄大。勁氣直前。更不作一渾厚語。開其年板橋一派。此學稼軒。而有流弊者。稼軒不任其咎也。

浪遠微聽葭葉響。雨殘細數梧桐滴。竹山滿江紅語也。上有小窗幽闋之句。此二語不是闌寂中。如何辦得。竹山詞多粗。惟此二語最細。

稼軒滿江紅。提刑入蜀云。東北看。騰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筆。又云。赤

壁磯頭。千古浪銅鞮。陌上三更月。正梅花。萬里雪。深時須相憶。龍吟虎嘯之中。卻有多少和緩。不善學之。狂呼呌囂。流弊何極。

稼軒詞有以朴處見長。愈覺情味不盡者。如水調歌頭結句云。東岸綠陰少。楊柳更須栽。信手拈來。便成絕唱。後人亦不能學步。

張孝祥六州歌頭一闋。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惟忠憤氣填膺一句。提明忠憤。轉淺轉顯。轉無餘味。或亦聳當途之聽。出於不得已耶。野朝遺記云。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中賦此。魏公爲罷席而入。

東坡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追進一層喚醒癡愚不少。

東坡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

云。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

水。尙能西休將白髮。

唱黃雞。愈悲鬱。愈豪放。愈忠

厚。令我神往。

原註寺前水西流

趙瑞行滿江紅云。三十年前。愛買劒買書買畫。凡

幾度詩壇爭敵。酒兵爭霸。春色秋光如可買。錢慳

也不會論價。任粗豪爭肯放頭低。諸公下。今老大。

空嗟訝。思往事。還驚詫。是和非未說。此心先怕。

太粗

直萬事全將飛雪看。一閒且向貧中借。樂餘齡泉

石在膏肓。吾非詐。粗豪中有勁直之氣。襲稼軒皮

毛。亦蔣竹山流亞。宋詞之最低者。

周公謹浩然齋雅談內載此詞

然詞品雖不高。而筆趣尙足。不過惡劣。至陸種園

滿江紅云。

贈王正子

同是客。君尤苦。兩人恨。憑誰訴。看

囊中罄矣。酒錢何處。吾輩無端寒至此。富兒何物

肥如許。脫敝裘。付與酒家娘。搖頭去。暴言竭辭。何

無含蓄至此。板橋幼從種園學詞。故筆墨亦與之

化。

劉潛夫滿江紅云。空有鬢如潘騎省。斷無面見陶

彭澤。便倒傾海水。浣衣塵難湔滌。又沁園春

夢方字若

云。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何堪共酒杯。又云。使
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季贈孫云。天
地無情。功名有數。千古英雄。只麼休平生事。獨羊
曇一箇淚。灑西州。沈痛激烈。幾欲敲碎唾壺。

二帝蒙塵。偷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
地也。南渡後詞。如趙忠簡滿江紅云。欲待忘憂除
是酒。奈酒行有盡。愁無極。便挽將江水入尊罍。澆
胸臆。張仲宗賀新郎云。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
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
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

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又○石○州○慢○結○句○云○萬○里○想○
龍○沙○泣○孤○臣○吳○越○朱○敦○儒○相○見○歡○云○中○原○亂○簪○纓○
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張○安○國○浣○溪○沙○
云○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
向○悲○風○劉○潛○夫○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
水○西○橋○畔○淚○劉○叔○儼○念○奴○嬌○云○其○肯○爲○我○來○耶○河○
陽○下○士○正○是○強○人○意○勿○謂○時○平○無○事○也○便○以○言○兵○
爲○諱○眼○底○山○河○樓○頭○鼓○角○都○是○英○雄○淚○功○名○機○會○
要○須○閒○暇○先○備○劉○改○之○沁○園○春○上郭云○威○撼○邊○城○
氣○吞○湖○虜○慘○淡○塵○沙○飛○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

駕馭英雄。又八聲甘州。

送湖北招撫吳獵

云望中原馳驅

去也。擁十州牙纛。正翩翩春風早。看東南王氣飛

繞。星躔黃幾仲。虞美人云書生萬字平。戎策苦淚

風前滴。王子文西河云。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下

云縱有英心。誰寄近新來。又報烽煙起。曹西士西

河云。漫哀痛無及矣。無情莫問江水。西風落日慘

新亭。幾人墮淚戰。和何者是良謀。扶危但看天意

陳龜峰沁園春

丁酉歲感事

云誰使神州百年陸沈。青

瑣未還。悵晨星殘月。北州豪傑。西風斜日。東帝江

山。劉表坐談深源。輕進機會失之。彈指間傷心事

是年年亦合在在風寒說和說戰都難算未必江
沱堪晏安歎封侯心在鱸鯨失水平戎策就虎豹
當關渠自無謀事猶可做更剔殘燈抽劒看麒麟
閣豈中興人物不盡儒冠方巨山滿江紅云倚只
消江左管夷吾終須有又水調歌頭云莫倚闌干
北天際是神州張方叔賀新涼云世上豈無高臥
者奈草廬煙鎖無人顧李廣翁賀新涼云落落東
南牆一角誰護山河萬里問人在玉關歸未老矣
青山燈火客撫佳期漫灑新亭淚歌哽咽事如水
浩然齋雅談滄祐間丹陽太守重修多景樓高宴
落成一時席上皆湖海名流酒餘主人命妓持紅

箋徵諸客詞。秋田詞先。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成眾人驚賞。爲之閣筆。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董文友詞。祇能言情。不堪論事。其望梅花。

過鸚鵡洲賀

新郎

淮陰祠

兩調偶爲慷慨之詞。立見其蹶措語固

不能圓健。平仄亦有顛倒處。

陳其年稍遍兩篇。一氣盤旋。排山倒海。論其氣力。幾欲突過稼軒。只是雄而不渾。直而不鬱。故初讀令人色變。再讀令人齒冷矣。

其年讀彭禹峰集一篇。後半云。噫。此世何爲。巖疆好以公充餌。焚爨牂牁地。鬼燐生。鼓聲死。猶記靖

州城連營賊火。楚歌帳外淒然起。公左挈人頭右
提酒瓮。大嚼轅門殘肉。奈縛他烏獲。矐漸離則女
子庸奴。盡勝之論。通侯羊頭。羊胃亦可謂直言不
忌。

其年東下飛濤一篇起云。大叫高歌。脫帽驪呼頭
沒酒杯裏。又云。君不見。莊周漆園傲吏。洗洋玩弄
人間世。又不見。信陵暮年失路。醅酒婦人而已。又
云。我勸君莫負賞花時。幸歸矣。長噓復奚爲。算人
生亦欲豪耳。今宵飲博達旦。酒三行以後。汝爲我
舞。吾爲若語。手作拍張言志。黃鬚笑。將凭紅肌論

英雄如此足矣。又西平樂。王谷臥疾。利云：只須翦燭無煩烹韭。欲與君言。竟上君牀。君不見石鯨跋浪鐵馬呼風。今日一片關山五更刁斗。何處乾坤少戰場。筆力未嘗不橫絕。惜其一發無餘。

或謂漁洋分甘餘話云：胡應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繼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子病迦陵詞不能沈鬱。毋乃類是。余曰：此不可一例論也。胡氏以皮相論詩。故不足以服漁洋之心。余論詞則在本原。觀稼軒詞。才力何嘗不大。而意境亦何嘗不沈鬱。如謂才力大者則不必沈鬱。則是

陳王李杜之詩。轉出蘇黃下矣。有是理哉。
稼軒詞於雄莽中。別饒雋味。如馬上離愁。三萬里。
望昭陽。宮殿孤鴻沒。又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
柳斷腸處。多少曲折。驚雷怒濤中。時見和風暖日。
所以獨絕古今。不容人學步。

稼軒詞如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又前。
度劉郎。今重到。問玄都。千樹花存否。又重陽節近。
多風雨。又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又佳處。
徑須攜杖去。能消幾兩平生屐。笑塵勞三十九年。
非長爲客。又樓觀甫成人。已改旌旗。未卷頭先白。

歎○人○生○哀○樂○轉○相○尋○今○猶○昔○又○秋○晚○蓴○鱸○江○上○夜○
深○兒○女○燈○前○又○三○十○六○宮○花○濺○淚○春○聲○何○處○說○興○
亡○燕○雙○雙○又○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又○功○
成○者○去○覺○團○扇○便○與○人○疏○吹○不○斷○斜○陽○依○舊○茫○茫○
禹○跡○都○無○皆○於○悲○壯○中○見○渾○厚○後○之○狂○呼○叫○囂○者○
動○託○蘇○辛○真○蘇○辛○之○罪○人○也○

蘇辛詞後人不能摹倣南渡詞人沿稼軒之後慣
作壯語然皆非稼軒真面目迦陵力量不減稼軒
而卒不能步武者本原未厚也後人更欲學之恐
又爲迦陵竊笑矣

或問比與興之別。余曰：宋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臺近兩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謂之比也。以詞太淺露，未合風人之旨。如王碧山咏螢、咏蟬諸篇，低回深婉，託諷於有意無意之間，可謂精於比義。婉之謂比，明喻則非。隨園詩話中所載詩如咏六月菊云：「秋土偶然輕出處，高人原不解炎涼。」咏落花云：「看他已逐東流去，卻又因風倒轉來。」咏茶竈云：「兩三杯水作波濤等類，皆舌尖聰明語，惡薄淺露，何異劉四罵人？卽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之句。無不傾倒，然亦不過考試中興會佳句耳。於風詩比義了不相關。宋人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自是富貴福澤人。」聲口以云風格，視經綸句又低若興則難言之矣。託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深矣。厚矣而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亦不

足以言興。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沈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臺，殘雪庭除，篇一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風騷有比興之義，本無比興之名。後人指實其名，已落次乘，作詩詞者不可不知。

風詩三百，用意各有所在。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能感發人之性情。後人強事臆測，繫以比興賦之名，而詩義轉晦。子朱子於楚詞亦

分章而係。以比興賦。尤屬無謂。

詞有貌不深。而意深者。韋端已菩薩蠻。馮正中蝶戀花是也。若厲樊榭諸詞。造語雖極幽深。而命意未厚。不耐久諷。所以去古人終遠。

樊榭造句多幽深。穀人措詞則全在洗鍊。又不逮樊榭遠甚。

穀人所長者。律賦試帖耳。古文固非所能。駢文亦不免平庸。詞較勝於駢文。然亦未見高妙。至古今體詩。則下駟之乘矣。大抵穀人先生。祇可爲近時高手。論古則未也。

朱陳厲三家可謂極詞之變態。以云騷雅概未之聞。

九西堂更漏子云。五更風。三點雨。并作零鐘斷鼓。殘葉影。落花魂。淒淒來叩門。天涯雁。飛聲亂。叫出傷心一片。倚半枕。擁孤衾。相思睡不成。前半直似鬼語。後半不免粗浮。殊負此調。

穀人輩工於鍊字耳。迦陵則精於鍊句。如云。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風捲。怒濤又長城。夜月一輪孤。沙場戰馬千羣黑。又水雲。縹葛陽陰雜。糅奇石。成獅破空走。又秋生海市紅日一輪孤。陷又短鬢颯秋。

葉○僵○指○蘊○枯○朽○又○大○江○邊○殘○照○裏○仲○宣○樓○又○曼○聲○
長○嘯○碧○雲○片○片○都○裂○又○輕○舟○夜○翦○秋○江○西○風○鱗○甲○
生○江○面○又○隱○隱○前○林○暝○翠○暗○結○精○藍○又○老○松○三○百○
本○山○雨○響○徧○張○鱗○甲○又○想○月○明○千○里○戰○袍○不○夜○西○
風○萬○馬○殺○氣○臨○邊○又○十○月○疏○砧○一○城○冷○雁○不○許○愁○
人○不○望○鄉○又○我○到○中○原○重○尋○舊○蹟○牧○笛○吹○風○起○夜○
波○又○一○派○大○江○流○日○夜○捲○雲○濤○舞○上○青○山○髻○造○句○
皆○精○警○奪○目○讀○之○可○增○長○筆○力○

其○年○水○調○歌○頭○雪夜再贈季希韓云○縱○不○神○仙○將○相○但○遇○
江○山○風○月○流○落○亦○爲○佳○豈○意○有○今○日○側○帽○數○哀○笳○

流落亦爲佳。已是難堪。今則並此不能矣。豈意五字悲極憤極。如聞熊啼兕吼。

稼軒詞云。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卽其年水調歌頭之意。而意境卻別。然讀夢窗之後。不如。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悲鬱而和厚。又不必爲稼軒矣。

宋無名氏鷓鴣天云。鎮日無心掃黛眉。臨行愁見理征衣。樽前祇恐傷郎意。閣淚汪汪不敢垂。停寶馬。捧瑤卮。相對相勸忍分離。不如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郎去時。語不必深。而情到至處。亦絕調也。

惟措詞近曲終欠大雅

詞中如佳人夫人那人檀郎伊家香腮心兒蓮瓣
雙翹鞦斷腸天可憐宵莽乾坤哥奴姐耍等字
面俗劣已極斷不可用卽老子玉人則個好個那
個拌個元是嬌瞋兜鞦恁些他兒等字亦以慎用
爲是蓋措詞不雅命意雖佳終不足貴

張子野詞最見古致如云江水東流郎在西問尺
素何由到情詞淒怨猶存古詩遺意後之爲詞者
更不究心於此

黃魯直詞乖僻無理桀傲不馴然亦間有佳者如

望江東云。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
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住。燈前寫了書無數。算
沒個人傳與。直饒尋來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筆
力奇橫無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復不置。故佳。

詞貴渾涵。刻摯不渾涵。終屬下乘。晁无咎咏梅云。
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香非在蕊。香非在
萼。骨中香徹。費盡氣力。終是不好看。宋末蕭泰來
霜天曉角一闕。亦犯此病。

方回瑞鷗鵠云。初未試愁。那是淚。每渾疑夢。奈餘
香。此種句法。直是賀老從心化出。

美成豔詞如少年游點絳脣意難忘望江南等篇別有一種姿態句句灑脫香奩泛話吐棄殆盡

美成以少年游

并刀如一篇

一詞通顯以望江南

歌席上

一篇一闕得罪榮枯皆繫於一詞異矣

美成蝶戀花云魚尾霞生明遠樹翠壁黏天玉葉迎風舉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翦水雙眸雲半吐醉倒天瓢笑語生青霧此會未闌須記取桃花幾度吹紅雨語帶仙氣似贈女冠之作否則故爲隱語已爲夢窗北斗秋橫春溫紅玉兩篇開其先路

詞人好作精豔語。如左與言之滴粉搓酥。姜白石之柳怯雲鬆。李易安之綠肥紅瘦。龍柳嬌花等類。造句雖工。然非大雅。

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放翁傷其妻之作也。

放翁妻唐氏改適趙士程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放翁妾別

放翁詞也。前則迫於其母。而出其妻。後又迫於後妻。而不能庇一妾。何所遭之不偶也。至兩詞皆不免於怨。而情自可哀。

吳元可采桑子。一樣東風兩樣吹。輕淺語。自是元人手筆。國朝陳玉璫之欲罵東風。誤向西。愈趨

愈下矣。

劉龍洲沁園春爲詞中最下品。元人沈景高有和劉龍洲指甲一篇。句句扭捏。又不及改之遠甚。而俞焯云。景高舊家子也。余見此詞。纖麗可愛。因定交焉。當時賞識如此。何怪元詞之不振也。

明代施浪仙花影詞四卷。卑卑不足道。求其稍近於雅者。不獲三五。關同時馬浩瀾亦有花影詞三卷。陳言穢語。又出浪仙之下。而當時並負詞名。卽後世猶有稱述之者。真不可解。

遣詞貴典雅。然亦有典雅之事。數見不鮮。亦宜慎。

用如蓮子空房人面桃花等字久已習爲套語不必再拾人唾餘

宋人朱行中漁家傲云拌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賀方回惜雙雙云回首笙歌地醉更衣處長相記同一感慨而朱病激烈賀較深婉

柳耆卿戚氏云紅樓十里笙歌起漸平沙落日銜殘照意境甚深有樂極悲來時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繫青驄漫結同心來尋蘇小荒謾無度遂使上二句變成淫詞豈不可惜

耆卿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荒謾語耳何足爲

韻事稼軒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憤激語而不離乎。正自與耆卿迴別。然讀唐人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之句。情理兩融。又婉折多矣。

王通叟詞名冠柳。北宋詞家極多。獨云冠柳。仍是震於耆卿名而入其彀中耳。觀其命名。即可知其詞之不足重。嗣後以清平樂一詞被謫。不亦宜乎。宋李漢老謚文敏有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之句。一

時膾炙人口。然此語亦似雅而俗。

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愛根於性生。故詞極超曠。

而意極和平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正則可以爲郭李爲岳韓變則卽桓溫之流亞故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鬱蘇辛兩家各自不同後人無東坡胸襟又無稼軒氣概漫爲規撫適形粗鄙耳

和婉中見忠厚易超曠中見忠厚難此坡仙所以獨絕千古也

岳少保韓蘄王文信國俱能爲詞而少保爲稍勝然此皆詞以人傳並非有獨到處也淺見者遽歎爲工絕殊可不必

順庵樂府五卷。康伯可作也。伯可以詞受知於高宗。當其上中興十策時。何減於賈長沙之洞若觀火。後以諂檜得進。有今皇御極視公宰相爲腹心之對富貴熱中。頓改其素。苟攸苟或之事。操晦於始而明於終。猶可恕也。伯可之諂檜。明於始而晦於終。不可恕也。然其詞哀感頑豔。儘有佳者。陳質齋云。伯可詞鄙褻之甚。此語論其人則可論其詞則未盡然也此不足以服其心。至王性之云。伯可樂章。令晏叔原不得獨擅。此又等於瞽者辨黑白矣。

黍離麥秀之悲。暗說則深。明說則淺。曾純甫詞。黃叔

陽云純甫東都故老詞多感慨如金人如雕闌玉
捧露盤憶秦娥等曲淒然有黍離之感如雕闌玉
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又云繁華一瞬不堪思憶又
云叢臺歌舞無消息金樽玉管空陳迹詞極感慨
但說得太顯終病淺薄碧山咏物諸篇所以不可
及

程正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有書舟雅詞一卷余
觀其詞淺薄者多高者筆意尙閒雅去坡仙何止
萬里

竹垞謂正伯詞有與坡仙相亂者余謂兩人詞一
洪一纖一深一淺如冰炭之不相入無俟辨而可

明何慮其相亂也。

正伯詞。余所賞者。惟漁家傲結處云。細拾殘紅。書怨泣。流水急。不知那個傳消息。爲有深婉之致。其次則水龍吟云。算好春長在。好花長見。元只是人憔悴。及詞選所錄卜算子一闕。尙有可觀。餘則一篇之中。雅鄭多不分矣。

程正伯掩淒涼黃昏庭院一篇。後來秀水詞。與此種筆路最近。乃竹垞自謂學玉田。未免欺人太甚。詞綜所錄朱晦翁水調歌頭。眞西山蝶戀花。雖非高作。卻不沈悶。固知不是腐儒。

杜伯高詞氣魄絕大音調又極諧所傳不多然在南宋可以自成一隊陳同甫云伯高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評論甚當

國初曹潔躬滿江紅錢唐觀潮云城上吳山遮不住亂濤穿到嚴灘歇是英雄未死報讐心秋時節沈雄悲壯筆力千鈞讀之起舞竹垞和作已非敵手何論餘子

尤展成云近日詞家愛寫閨襜易流狎昵蹈揚湖海動涉叫囂二者交病西堂此論可謂深中詞人之弊顧自言之而自蹈之何耶

孔季重鷓鴣天云。院靜廚寒睡起遲。秣陵人老看
花時。城連曉雨枯陵樹。江帶春潮壞殿基。傷往事。
寫新詞。客愁鄉夢亂如絲。不知煙水西村舍。燕子
今年宿傍誰。勝國之感。情文淒豔。較五代時鹿虔
扈臨江仙一闕。所謂煙月不知人世。改夜闌還照
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者。
可以媲美。

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吳蘭次詞也。當時有紅
豆詞人之號。耶似桐花。妾似桐花鳳。王阮亭詞也。
京師人呼爲王桐花。此類皆一時情豔語。絕無關

於詞之本原而當時轉以此得名何其淺也。

宋人如紅杏尙書賀梅子張三影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類皆以一語之工傾倒一世宋與柳左無論矣獨惜張秦賀三家不乏傑作而傳誦者轉以次乘豈白雪陽春竟無和者與爲之三歎。

子野弔林君復詩煙雨詞亡草更青蔡君謨寄李良定詩多麗新詞到海邊此則一篇之工見諸吟咏然亦其人並非專家故不惜以一篇之工藝林傳播

國朝崔黃葉崔紅葉亦猶是也

至賀梅子張三影秦學士詞

品超絕而亦以一語之工得名致與諸不工詞者同列則亦安用此知已也

容若飲水詞才力不足合者得五代人淒婉之意余最愛其臨江仙寒柳云疎疎一樹五更寒愛他明月好憔悴也相關言中有物幾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詞亦以此篇爲壓卷

樊榭詞筆幽豔蓋亦知陳朱之悖乎古而別出旗鼓以爭勝淺見者遂謂其從風騷來其實不過襲梅溪夢窗玉田面目而運以幽冷之筆耳然不可謂非作手

陳朱詞顯悖乎風騷。樊榭則隱違乎風騷。而不知風騷門徑必不容與之相背也。

陳以雄闊勝。可藥纖小之病。朱以雋逸勝。可藥拙滯之病。厲以幽峭勝。可藥陳俗之病。不可謂之正聲。不得不謂之作手。

迦陵雄勁之氣。竹垞清雋之思。樊榭幽豔之筆。得其一節。亦足自豪。若兼有眾長。加以沈鬱本諸忠厚。便是詞中聖境。

位存詞規模較隘。而全篇精粹。亦能拔幟於陳朱之外。璞函則輕圓俊美。跌宕縱橫。鼓吹陳朱。正不

多讓皆國朝之哲也。

青子綠陰空自好。年年總被東風誤。璞函送春詞也。意味極厚。詞之可以怨者。

宋詞有不能學者。蘇辛是也。國朝詞有不能學者。陳朱是也。然蘇辛自是正聲。人苦學不到耳。陳朱則異是矣。

學周秦姜史不成。尙無害爲雅正。學蘇辛不成。則入於魔道矣。發軔之始。不可不慎。

板橋論詩。以沈著痛快爲第一。論詞取劉蔣亦是此意。然彼所謂沈著痛快者。以奇警爲沈著。以豁

露爲痛快耳。吾所謂沈著痛快者，必先能沈鬱頓挫，而後可以沈著痛快。若以奇警豁露爲沈著痛快，則病在淺顯。何有於沈？病在輕浮。何有於著？病在鹵莽滅裂。何有於痛與快也。

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三百篇之痛快語也。然謂三百篇之佳者在此，則謬不可言矣。

板橋詞如把天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榮。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似此惡劣，不堪語想。彼亦自以爲沈著痛快也。

蔣竹山詞如春晴也好，春陰也好，著些兒春雨，越好。

同此
惡劣

馮正中蝶戀花云。誰道閑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可謂沈著痛快之極。然卻是從沈鬱頓挫來。淺人何足知之。

碧山詞。何嘗不沈著痛快。而無處不鬱。無處不厚。反覆吟咏數十過。有不知涕之何從者。粗心人讀之。戛釜撞甕。何由識其真哉。

余友王竹庵工詩詞。而未造深厚之境。余賦秋怨詩。有云。雞鳴欲曙。天未曙。此夜知君在何處。紅燈

如霧紗如煙涼月沈沈夢中語竹庵歎爲幽絕以爲不厭百回讀也癸酉年與余唱和甚多餘時年二十一竹庵長余九年後聞其游楚粵間援例得縣丞大吏薦擢知縣與某公不合愀怏抑鬱年未四十下世可哀也已甲申秋余過靖江懷以詩云雲水空濛欲化煙眼前風物似當年黃蘆苦竹秋蕭瑟腸斷江樓暮雨天

竹庵著有江樓暮雨詩鈔詞則倡和者

不下十餘首大半率意之作都無存稿

雍乾以還詞人林立如南鄉橙里輩非無磨琢之工而卒不能超然獨絕者皆苦不知本原所在故

下不至如楊郭之卑靡。上亦難窺姜史之門戶。後之爲詞者。不根柢於風騷。僅於詞中求生活。又無陳朱才力。縱極工巧。亦不過南薌橙里之匹。則亦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矣。尙安足爲貴乎。

碧山玉田而後。得張皋文一揭其旨。而詞以不滅。其間五六百年。亦多傑出之士。竟無泝其源者。亦足異矣。

金應珪詞選後序云。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陳履舄。揣摩牀第。汙穢中菁。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

字。詠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儈之盛氣。此猶
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鼃蜮怒噬以調疏越。是謂鄙
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
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
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旣雅而不豔。斯有句而無章。
是謂游詞。其蔽三也。此病最深。亦最易犯。蓋前兩
非此一蔽。則似是而非。易於亂真。今之假託南宋者。皆游詞也。原其所味。厥亦有
由。童蒙擷其粗而失其精。達士小其文而忽其義。
故論詩則古近有祖禰。而談詞則風騷若河漢。非
其惑歟。此論深中世病。學人必破此三蔽而後可。

以爲詞。

詞選後附錄諸家詞。大旨皆不悖於風騷。惟冠以仲則一首。殊可不必。仲則於詞本屬左道。此一詞不過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絕之作。

左仲甫南浦

夜尋琵琶亭

一章格調不凡。惟選回闌百

折覓愁魂句。終嫌不大雅。

鄭善長湘春夜月

簾

一章意味甚深。可稱佳構。而

結數語云。從此便更休論春事。任教銀燭終日垂垂。便更二字嫌逗。亦不檢之過。

梁應來兩般秋雨盦隨筆。除當時人詩詞外。大半

掇拾唾餘並無獨見其中摘錄諸詞率是淺薄纖麗之作最爲下品彼所自撰如金縷曲陰春云云枝而不物卽金氏所謂游詞也

山歌樵唱里諺童謠非無可採但總不免俚俗二字難登大雅之堂好奇之士每偏愛此種以爲轉近於古此亦魔道矣鍾譚古詩歸之選多犯此病風騷自有門

戶任人取法不盡何必轉求於村夫牧豎中哉近時興化劉熙載論詞頗有合處尙不染板橋餘習

作詞貴求其本原而文藻亦不可不講求之詞選

以探其本。博之詞綜。以廣其才。按之詞律。以合其
法。詞之道幾盡於是。惟本之所在。未易驟探。第求
諸詞選。尙不足臻無上妙諦。此余不得已撰述此
編。推諸風騷。以盡精義。知我罪我。一任天下也。

白雨齋詞話卷第六

白雨齋詞話卷第七

丹徒陳廷焯亦峰箸

詞有平仄可以通融者有必不可以通融者一字偶乖便不合拍究心於詞律自無不協之弊

詞之音律先在分別去聲不知去聲之爲重雖觀

詞律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猶不知也

斯編

之作專在直揭本原聲調之學有詞律在余弗贅論偶拈一條示人以究詞律之捷徑耳

詞中本原初學難於驟得宜先多讀唐宋之詞以植其基然後上溯風騷下逮國初以竟其原委窮其變態本原所在可不言而喻矣

詩詞一理。然不工詞者。可以工詩。不工詩者。斷不能工詞。故學詞貴在能詩之後。若於詩未有立足處。遽欲學詞。吾未見有合者。

古人詞勝於詩。則有之。

如少游白石皆然

未有不知詩而

第工詞者。

王碧山張玉田輩詩不多見。然必非不

立千古要其爲詞之始必由詩以入門。斷非躐等

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

出詩文之右。蓋仿九品論字之例。東坡詩文縱列

上品。亦不過爲上之中下。

七言古爲東坡擅長。然於清絕之中。雜以淺俗

語沈鬱處亦未能盡致。古文才氣縱橫而若詞則不免霸氣總不及詞之超逸而忠厚也。

幾爲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絕詣。惜所傳不多也。

古人詞大率無題者多。唐五代人多以調爲詞。自增入閨情閨思等題。全失古人託興之旨。作俑於花庵草堂。後世遂相沿襲。最爲可厭。至清綺軒詞選。乃於古人無題者妄增入一題。誣已誣人。匪獨無識。直是無恥。

咏物詞至王碧山可謂空絕古今。然亦身世之感使然。後人不能強求也。竹垞茶煙閣體物集二卷。縱極工緻。終無關於風雅。

其年長相思贈別楊枝云。漱金卮。閣金卮。不是樽前抵死辭。今宵是別離。愈朴直。愈婉曲。愈沈痛。豔詞非

其年所長。然此類亦見別致。

晏小山長相思云。長相思。長相思。若問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見時。長相思。長相思。欲把相思說似誰。淺情人不知。此亦小山集中別調。與其年贈別楊枝之作筆墨相近。

其年瑞龍吟後半云。

春夜見壁間三絃子。是雲郎舊物。感而填詞。

記得

蛇皮絃子。當時妝就。許多聲價。曲項微垂。流蘇同心結打也。曾萬里伴我關山。夜有客向潼關店後。

昆陽城下一曲琵琶者月黑楓青輕攏細研游絲落絮之情雲湧風飛之筆亦一時之雄也

竹垞豔詞言情者遠勝文友而體物諸篇則文友爲工此亦各有所長不可相強如美人額美人齒等篇竹垞非不工巧然不及文友之精

文友爲詞中之妖然卻有妖之神通後人爲豔詞更欲勝之亦非易易故余願學詞者各究本原之所在本原既得不獨蓉渡爲糟粕卽烏絲載酒亦成旒綴

溫厚和平詩教之正亦詞之根本也然必須沈鬱

頓挫出之方是佳境。否則不失之淺露。卽難免平庸。

風騷爲詩詞之原。然學騷易。學詩難。風詩祇可取其意。楚詞則並可擷其華。

幽深窈曲。瑰瑋奇肆。楚詞之末也。沈鬱頓挫。忠厚纏綿。楚詞之本也。舍其本而求其末。遂託名於靈均。吾所不取。

千古得騷之妙者。惟陳王之詩。飛卿之詞。爲能得其神。不襲其貌。近世則蒿庵詞。可與風騷相表裏。此外鮮有合者。

楚詞二十五篇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宋王效顰已爲不類。兩漢才人踵事增華。去騷益遠。惟陳王處骨肉之變。發忠愛之忱。旣憫漢亡。又傷魏亂。感物指事。欲語復咽。其本原已與騷合。故發爲詩歌。覺湘間澤畔之吟。去人未遠。嗣後太白學騷。虛有形體。長吉學騷。益流怪誕。飛卿古詩。有與騷暗合處。但才力稍弱。氣骨未遒。可爲騷之奴隸。未足爲騷之羽翼也。惟菩薩蠻更漏子諸詞。幾與騷化矣。所以獨絕千古。無能爲繼繼之者。其惟蒿庵乎。或問杜陵何以不學騷。余曰。此不可一概論也。大

約自風騷以迄太白。皆一綫相承。其間惟彭澤一源超然物外。正如巢許夷齊。有不可以常理論。至杜陵負其倚天拔地之才。更欲駕風騷而上之。則有所不能。僅於風騷中求門戶。又若有所不甘。故別建旗鼓。以求勝於古人。詩至杜陵而聖。亦詩至杜陵而變。顧其力量充滿。意境沈鬱。嗣後爲詩者舉不能出其範圍。而古調不復彈矣。故余謂自風騷以迄太白。詩之正也。詩之古也。杜陵而後。詩之變也。自有杜陵。後之學詩者。更不能求風騷之所。在而亦不得不以杜陵爲止境。韓蘇且列門牆。何

論餘子。昔人謂杜陵爲詩中之秦始皇。

言其變古也。

亦

是快論。

此下六條論詩之正變。偶與論風騷連類及之。

世人論詩。多以太白之縱橫超逸爲變。而以杜陵之整齊嚴肅爲正。此第論形骸。不知本原也。太白一生大本領。全在古風五十五首。今讀其詩。何等朴拙。何等忠厚。至如蜀道難行。路難天姥吟。鳴臯行。等篇。粗而不精。枝而不理。絕非太白高作。若杜陵忠愛之忱。千古共見。而發爲歌吟。則無一篇不與古人爲敵。其陰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論。故余嘗謂太白詩。謹守古人繩墨。亦步亦趨。不敢相背。

至杜陵乃真與古人爲敵。而變化不可測矣。固由讀破萬卷。研琢功深。亦實爲古今邁等絕倫之才。斷不能率循規矩。受古人羈縛也。但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今之尊李抑杜者。每以李之劣處爲李之優。而以杜之優處爲杜之劣。不獨非杜之知己。並非李之知己矣。楊升庵其甚焉者也。

詩有變古者。必有復古者。

如陳伯玉埽陳隋之習是也。

然自杜

陵變古後。而後世更不能復古。

自風騷至太白同出一源。杜陵而後。

無敢越此老範圍者。何其霸也。皆與古人爲敵國矣。

不知古者必不能變古。此陳隋之詩所以不競也。杜陵與古爲化者也。惟其與古爲化。故一變而莫可復興。

杜陵之詩。洗脫漢魏六朝面目殆盡。亦非敢於變風騷也。特才力愈工。風雅愈遠。不變而變。乃真變矣。

自溫韋以迄玉田。詞之正也。亦詞之古也。元明而後。詞之變也。茗柯蒿庵其復古者也。斯編若傳輪扶大雅。未必無補。

詞至元明。猶詩至陳隋。茗柯蒿庵。猶陳射洪張曲。

江也。嗣後誰爲太白收前古之終。誰爲杜陵別出
旗鼓以開來學哉。陳朱不能與古化雖敢於變古終無少陵手段不足範圍後學也。

河傳一調最難合拍。飛卿振其蒙。五代而後便成
絕響。

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飛卿佳句也。好在是夢
中清沉。便覺綿邈無際。若空寫兩句景物。意味便
減。悟此方許爲詞。不則卽金氏所謂雅而不豔。有
句無章者矣。

稼軒粉蝶兒

落梅

起句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

後半起句云。而今春如輕薄。蕩子難久。兩喻殊覺纖陋。令人生厭。後世更欲效顰。真可不必。

詞中如西江月。一翦梅。釵頭鳳。江城梅花引等調。或病纖巧。或類曲唱。最不易工。難得大雅善爲詞者。此類以不填爲貴。

入門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旣分。歸諸忠厚。旣得忠厚。再求沈鬱。沈鬱之中。運以頓挫。方是詞中最上乘。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易安雋句也。並非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

韻嬌嬌嫩嫩

四字九不堪

停停當當人人喬夢符效之

醜態百出矣。然如雙卿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闕。疊至四五十字。而運以變化。不見痕迹。長袖善舞。誰謂今人不逮古人。

易安聲聲慢詞。張正夫云。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有此詞筆。殆間氣也。此論甚陋。十四疊字。不過造語奇雋耳。詞境深淺。殊不在此。執是以論詞。不免魔障。

雙卿詞怨而不怒可感可泣吳蘋香則怨而怒矣詞不逮雙卿其情之可憫則一也

僧之能詞者除西湖老僧點絳脣一闕外鮮有佳

者此詞亦非正聲然其中有一片化機未可淺視

癸酉甲戌之年余初習倚聲曾選古今詞二十六卷得三千四百三十四首名曰雲韶集自今觀之殊病蕪雜然其中議論亦有一二足採者如云北宋詞詩中之風也南宋詞詩中之雅也又云東坡不可及處全是去國流離之思卻又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所以爲高又云方回筆墨之妙真乃一片

化工又云張文潛謂方回詞妖冶如攬嬀施之祛盛麗如入金張之堂幽索如屈宋悲壯如蘇李此猶論其貌耳若論其神則如雲煙縹渺不可方物又云稼軒詞非不運典然運用雖多而其氣不掩非放翁所及劉氏並譏辛陸謬矣劉潛夫云放翁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又云詞至張仲舉後數百年來邈無嗣響南宋者又云詞衰於元然猶未亡也至明而詞乃亡矣又云竹垞詞豔而不浮疏而不流工麗芊綿中而筆墨飛舞此亦第論其面目又云其年詞以氣勝然亦是以情勝蓋有氣以達情而情

愈出情爲主。貴得其正。氣爲輔。貴得其厚。後人徒

學其矜才使氣。殊屬無謂。

此亦第論形骸其年詞亦未能到此地步。然其

說自可取。

又云。詞家之病。首在一俗字。破除此病。非讀

樊榭詞不可。又云。稼軒詞。精者直似一座鐵甕城。

堅而銳。銳而厚。縱饒千軍萬馬。亦衝突不入。板橋

心餘輩。一擊瓦解矣。又云。五代人詞。不著力而意

自勝。而俚淺處亦不少。以上數條。雖不必盡然。亦

未爲無見。

詞中連用疊字。或句句用春字。或句句用愁字。句

句用聲字。兒字。秋字。間字之類。皆非正道。有志於

古者必不屑爲

唐人皇甫子奇詞宏麗不及飛卿而措詞閒雅猶存古詩遺意唐詞於飛卿而外出其右者鮮矣五代而後更不復見此種筆墨

飛卿詞大半託詞帷房極其婉雅而規模自覺宏遠周秦蘇辛姜史輩雖姿態百變亦不能越其範圍本原所在不容以形迹勝也

碧山咏蓴云碧芽也抱春洲怨雙捲小絨芳字下云江湖興昨夜西風又起年年輕誤歸計如今不怕歸無準卻怕故人千里玉田長亭怨云故人何

許。渾。忘。了。江。南。舊。雨。下。云。如。今。又。京。國。尋。春。定。應。
被。薇。花。留。住。自。甘。終。隱。而。亦。不。願。其。友。之。枉。道。徇。
人。同。一。用。意。忠。厚。

碧。山。醉。落。魄。云。垂。楊。學。畫。蛾。眉。綠。年。年。芳。草。迷。金。
谷。如。今。休。把。佳。期。卜。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婉。麗。
中。見。幽。怨。殆。亦。借。題。言。志。耶。

鎮。日。雙。蛾。愁。不。展。隔。斷。中。庭。羞。與。郎。相。見。十。二。闌。
干。閒。倚。遍。鳳。釵。壓。鬢。寒。猶。顫。昨。日。江。樓。簾。乍。捲。零。
亂。春。愁。柳。絮。飄。千。點。上。已。前。裙。人。已。遠。斷。魂。莫。唱。
蘋。花。怨。此。余。蝶。戀。花。詞。也。怨。而。不。怒。尙。有。可。觀。越。

二日又賦一闕云。誰道蓬山天外遠。曉起開簾。重見芙蓉面。嬋髻籠雲眉翠斂。低頭不覺朱顏變。避入花陰藏不見。細拾殘紅。不語思量遍。小院新晴寒尚淺。秋風先已捐團扇。決絕如此。未免怨而怒矣。

乙酉鄉試。泄瀉委頓。草草完卷。歸舟望月。秋氣沈寥。曾賦臨江仙云。八月西風吹客袂。初程少駐征鞍。雁聲嘹唳碧雲端。高城天共遠。回首淚闌干。短荻長蘆秋瑟瑟。水邊紅蓼花殘。冰輪寂寞夜江寒。迴潮如有恨。鳴咽繞前灘。意不深而情勝。明日阻。

雨。又賦洞仙歌。一闕。上半闕云。荒江晚泊。艤兼葭。深處。回首。高城墮。煙霧正。酒懷落寞。旅夢淒迷。愁欲絕。況是短篷疎雨。亦卽上章之意。詞境皆淺。聊寄吾懷而已。

詞有信筆寫去。若不關人力者。而自饒深厚。此境最不易到。余曾賦鷓鴣天。一闕云。一夜西風古渡頭。紅蓮落盡使人愁。無心再續西洲曲。有恨還登舴艋舟。殘月墮。曉煙浮。一聲欸乃入中流。豪懷不肯同零落。卻向滄波弄素秋。書以俟教我者。題詠西湖十景。惟陳西麓感時傷事得風人之正。

草窗木蘭花慢十闋。泛寫景物。了無深義。張成子
應天長十章。才氣不逮草窗。而時有與西麓暗合
處。如蘇隄春曉云。草色舊迎雕輦。蒙茸暗香。陌曲
院荷風云。田田處。成暗綠。正萬羽背風斜。亂鷗
去。不信雙鴛。午睡猶熟。花港觀魚云。禹浪未成頭
角。吞舟膽。猶怯湖山外。江海匝。怕自有暗泉流接。
楚天遠。尺素無期。枉誤停楫。下云。濠梁興歸未。愜
記舊伴。袖攜留摺。指魚水。總是心期。休怨三疊南
屏。晚鐘云。歡娛地。空浪迹。漫記省。五更聞得柳浪
聞鶯云。昆明事。休更說。費夢繞建章宮闕。兩峰插

雲云喚醒睡龍。蒼角盤空。壯商翼西湖路。成倦客。待倩寫素練千尺。此類皆有亡國之感。不及西麓之深厚。固勝似草窗作。趙聞禮錄入陽春白雪集中。未爲無見。

趙聞禮輯陽春白雪八卷。頗能擷兩宋人之精。而雜入游詞亦不少。未能盡善也。

陸務觀風流子云。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曜。嫁梁鴻。記綠窗睡起。靜吟閒詠。句翻離合格。變玲瓏。更乘興。素紈留戲墨。纖玉撫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凍。鳳牋春麗。花砑輕紅。人生誰能料。堪悲處。身落

柳陌花叢。翻羨畫堂鸚鵡。深閉金籠。向寶鏡鸞釵。
臨粧常晚。繡茵牙版。催舞還慵。腸斷市橋月。笛燈。
院霜鐘。蓋放翁傷其妻作也。詞不必高。而情極哀。
怨。選本皆不登此篇。惟陽春白雪集載之。

商人重利輕別離。白香山沈痛語也。江開之菩薩
蠻云。商婦怨。嫁郎如未嫁。長是淒涼夜。情少利心多。

郎如年少何。俚極笨極。真是點金成鐵。

許魯齋云。儒者以治生爲急務。真通達之論。其沁

園春

壑田東城

云。爲農換卻爲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

念老來生業無他長技。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

身名豪家驕蹇。此好胸中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
兒女。几上詩書。亦卽治生之義。非泛作農家語。元
草堂詩餘載之。而詞則未爲超妙。
竹山詞云。萬誤曾因疏處起。一閒且向貧中覓。自
是閱歷語。而詞筆甚雋。魯齋書懷詞云。萬事豈容
忙裏做。一安惟自閒中得。效顰無謂。
學以礪而後成。苟違繩墨。何憚鈇覘。若以水濟水。
則亦何益之有哉。古人詩詞。不盡可法。善於運用。
何難化腐爲奇。若理解不明。貞淫未辨。妄竊古人
成語。以爲已有。膠柱者實其唾餘。改絃者失其宗。

旨。古人亦安恃此知己也。

辛稼軒詞。運用唐人詩句。如淮陰將兵。不以數限。可謂神勇。而亦不能牢籠萬態。變而愈工。如腐遷夏本紀之點竄禹貢也。

元草堂詩餘載江村姚雲文艮嶽詞云。摸魚渺人

間蓬瀛何許。一朝飛入梁苑。輞川梯洞層崖出。猶

帶鬼愁龍怨。窮遊宴。談笑裏金風吹折桃花扇。翠

華天遠。悵莎沼螢黏錦屏。煙合草露泣蒼蘚。東華

夢好在牙檣。瑤輦畫圖歷歷曾見。落紅萬點孤臣

淚。斜日牛羊春晚。摩雙眼。看塵世黿宮。又報鯨波。

淺吟鞭拍斷。便乞與。媧皇化成精衛。填不盡遺憾。慨當以慷。亦陳經國之亞匹也。

元人彭元遜解珮環

尋梅不見

云江空不渡。恨薜蘿杜

若零落無數。遠道荒寒。婉婉流年望望。美人遲暮。風煙雨雪。陰晴晚。更何須春風千樹。盡孤城落木。蕭蕭日夜。江聲流去。日宴山深。聞笛恐他年流落。與子同賦。事闕心違。交淡媒勞。蔓草沾衣。多露汀洲。窈窕餘醒寐。遺珮環浮沈。澧浦有白鷗。淡月微波。寄語逍遙容與。憂深思遠。於兩宋外。又闢一境。而本原正見相合。出自元人手筆。尤爲難得。

元草堂詩餘錄彭元遜詞最多其警句如臨江仙
云自結牀頭塵尾角巾坐枕孤松片雲承日過山
東起聽荷葉雨行受豆花風蝶戀花云無復捲簾
知客意楊花更欲因風起語爽朗而意深遠在元
代定推作手

藁斐軒詞韻以上去入三聲均隸入平韻中蓋專
爲北曲而設決非宋人所訂正惜大晟樂府久已
失傳無從考證其謬樊榭遽以爲宋人詞韻失之
未攷也

玉田詞源二卷上卷精研聲律探本窮源繪圖立

說審音者執此以求古樂不難矣。下卷自音譜以至雜論選詞不多。別具隻眼。洵可爲後學之津梁。陳眉公誤以下卷爲樂府指迷。雲間姚培謙張景星輯爲樂府指迷一卷。而刪其十之二三。蓋仍眉公之誤也。

劉改之咏美人指甲。美人足。沁園春兩篇。玉田詞源錄附姜史咏物之後。謂兩詞亦工麗。但不可與前作同日語。余謂宋人咏物佳篇極多。何必錄此兩詞。有汙大雅。此詞源之小疵。不得以玉田所賞而諱其失。

作詞氣體要渾厚而血脈貫通。血脈要貫通而發揮忌刻露。居心忠厚托體高渾雅而不腐逸而不流。可以爲詞矣。

雄闊非難。深厚爲難。刻摯非難。幽鬱爲難。疏逸非難。沖淡爲難。工麗非難。雅正爲難。奇警非難。頓挫爲難。纖巧非難。渾融爲難。古今不乏名家。兼有眾長鮮矣。詞豈易言哉。

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勝也。情不深而爲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

晏元獻歐陽文忠皆工詞而皆出小山下專精之
詣固應讓渠獨步然小山雖工詞而卒不能比肩
溫韋方駕正中者以情溢詞外未能意蘊言中也
故悅人甚易而復古則不足

熟讀溫韋詞則意境自厚熟讀周秦詞則韻味自
深熟讀蘇辛詞則才氣自旺熟讀姜張詞則格調
自高熟讀碧山詞則本原自正規模自遠本是以
求風雅何必遽讓古人

向子諲梅花引戲代李師周作云花如頰梅如葉小時笑
弄階前月最盈盈最惺惺閒愁未識無計說深情

一年空省春風面。花落花開不相見。要相逢。得相逢。須信靈犀中。自有心通。同杯杓。同斟酌。千愁一醉都忘卻。花陰邊。柳陰邊。幾回擬待。偷憐不成。憐傷春。玉瘦慵梳掠。拋擲琵琶閒處。著莫猜疑。莫嫌遲。鴛鴦翡翠。終是一雙飛。此調頗不易工。古今台作。僅此一首。蓋轉韻太多。真氣必減。且轉韻處。必須月換一意。方能步步引人入勝。作者多爲調所窘。此作層層入妙。如轉九珠。又如七寶樓臺。不容拆碎。此詞余錄人閒情集賀方回三闋。陳其年二闋。專集古語以爲詞。可稱別調。賀陳詞余錄入別調集

張元幹樓上曲云。樓外夕陽明。遠水樓中人倚東。
風裏何事有情怨。別離低鬟背立。君應知。東望雲
山君去路。斷腸迢迢盡愁處。明朝不忍見。雲山從
今休。傍曲闌干。意味深長。音調古雅。豔體中陽春
白雪也。

黃石牧香屑集古豔古香集句神境。唐堂詞二卷。
亦多幽怨之音。如翠樓吟。魂云月魄荒唐花靈髣
髴相攜。最無人處。闌干芳草外。忽驚轉幾聲。杜宇。
飄零何許。似一縷游絲。因風吹去。渾無據。想應淒
斷路。傍酸雨。日暮渺渺愁余。覺黯然銷者。別情離。

緒春陰樓外遠。入煙柳和鶯私語連。江暝樹。願打點幽香。隨郎黏住。能留否。只愁輕絕。化爲飛絮。慘戚慳悽。迷離恂恍。非深於情者。不能道隻字。

寇萊公點絳脣云。象尺薰爐。拂曉停鍼綫。愁蛾淺。飛紅零亂。側臥珠簾捲。遣詞淒豔。姿態甚饒。自是北宋人手筆。

范文正御街行云。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淋漓沈著。西廂長亭。襲之骨力遠遜。且少味外味。此北宋所以爲高。小山永叔。

後此調不復彈矣。

張忠武臨江仙

舊憶

云。千古武陵溪上路。桃花流水。

潺潺。可憐仙侶剩濃歡。黃鸝驚夢破。青鳥喚春還。

回首舊遊渾不見。蒼煙一片荒山。玉人何處倚闌。

千紫簫。明月底。翠袖暮雲寒。清詞麗句。不減晏歐。

諸賢。從古大英雄。必非無情者。吾於仲疇益信。

燒殘紅燭。暮雲合。飄盡碧梧金井。寒馮正中拋毬。

樂詞也。扣一字。更覺宮商一片。知音者原不拘於。

調。

詩以窮而後工。倚聲亦然。故仙詞不如鬼詞。哀則。

幽鬱樂則淺顯也。宋代惟白玉蟾脫盡方外氣。陳
與義擬法駕導引三章亦稱佳構。原序云世傳頃
有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酒獨飲。女子歌詞
以侑。凡九闋皆非人世語。或記之。問一道士。道
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導
引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得其三而亡其六。擬作三闋
其一云。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同
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回望海光新。其二云。東風
起。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
雨著。輕綃歸路碧迢迢。其三云。煙漠漠。煙漠漠。天
澹一簾秋。自洗玉卮斟白醴。月華微映是空舟。歌
罷海西流。以清虛之筆。寫闊大之景。語帶仙氣。洗

脫凡豔殆盡。

王香雪天仙子

曉發向湖

云遠樹驚鳥飛不定。煙中漸

吐青山影。犬聲荒店未開門。西風緊。霜華凝。半湖

殘月蘆花冷。全首寫景。亦是詞中變格。後人不必

效顰。

白雨齋詞話

卷七

十九

白雨齋詞話卷第七

白雨齋詞話卷第八

丹徒陳廷焯亦峰著

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然猶不悖於王也其年則竟似老瞞石勒一流人物板橋心餘輩不過赤眉黃巾之流亞耳後之學詞者不究本原好作壯語復向板橋心餘詞求生活則是鼠竊狗偷益卑卑不足道矣

其年題珂雪詞云萬馬齊瘖蒲牢吼百斛蛟螭困蠢算蝶拍鶯簧休混多少詞場談文藻向豪蘇膩柳尋藍本吾大笑比蛙黽夫柳誠不足重蘇則何

可厚非一概抹煞。此蓋其年自道其詞而特借珂雪一發之也。然竟是老瞞石勒聲口。

其年能作壯語。然悲者多而麗者少。惟送三韓李

若士省親之楚金縷曲一闋。

若士尊公時提督湖廣

最爲壯

麗詞云。秋到離亭暮。羨風前。珊鞭玉靶。翩然竟去。

借問此行何所向。笑指巴煙郢樹。是烏鵲。慣南飛。

處。路入南荒。休騁望。有陶公戰艦。空灘雨。醺熱酒。

浪花舞。嚴君坐擁貔貅旅。壓下流。一軍下瀨。目無

黃祖。昨夜月明親饗士。要奏新填樂府。都不用陳

琳阮瑀。手掣紅旗。翻破陣。看郎君下筆。驚鸚鵡。猿

臂種氣如虎。雄闊壯麗。然在迦陵。自是屈意之作。
西河詞話云。禮部某郎中無子。適其妾有身。已產
女矣。勾鄰園尼僧向城東育嬰堂懷一血胎內之。
遂詐言生一男。於彌月宴客座間各賦賀詞。予同
官陳迦陵賦桂枝香曲二闕。其首闕前截云。泛蒲
未既。蘭湯重試。若非釋氏攜來。定是宣尼抱至。郎
中疑迦陵知其事。故誚之。卽次闕前截云。懸弧宅
第。充閭佳氣。試聽戶外啼聲。可是人間恆器。凡人
間戶外皆類誚詞。遂大恚恨。其後凡禮部於翰林
院衙門有所差擇。必厚抑迦陵。竟至淹滯。始知文

字之隙。原有檢點所不及者。然不可不慎也。按此二詞。迦陵集中不載。先生以詞自豪。竟以詞受累。何造化之善弄人耶。

彭駿孫金粟詞話云。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按此乃少游惡劣語。何新奇之有。至用則字入詞。宋人中屢見。如拌則而今已拌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憶則何不憶之類。亦豈謂之僅見。董文友詞云。暗笑那人知未薄。俸從前既押。既字穩而有味。似此方可謂善用語。助入豔

詞者

讀古人詞。貴取其精華。遺其糟粕。且如少游之詞。幾奪溫韋之席。而亦未嘗無纖俚之語。讀淮海集。取其大者高者可矣。若徒賞其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等句。此語彭義門亦賞之。以爲近似柳七語。尊柳抑秦。匪獨不知秦並不知柳可。則與山谷之女邊著子。門裏安心。其鄙俚發大噱。相去亦不遠矣。少游眞面目。何由見乎。

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而少游美成尤難見。美成意餘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領畧。少游則義蘊言中。韻

流絃外得其貌者如鼯鼠之飲河以爲果腹矣而不知滄海之外更有河源也喬笙巢謂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可謂卓識

聲名之顯晦身分之高低家數之大小只問其精與不精不係乎著作之多寡也子建淵明之詩所傳不滿百首然較之蘇黃白陸之數千百首者相越何止萬里詞中如飛卿端已正中子野東坡少游白石梅溪諸家膾炙人口之詞多不過二三十闕少則十餘闕或數闕自足雄峙千古無與爲敵近人以多爲貴卷帙裒然佳者不獲一二闕吾雖

以之覆酒甕。覆醬觔。猶恐污吾酒醬也。吾願肆志於古者。將平昔應酬無聊之作。一概刪棄。不可存絲毫姑息之意。而後真面目可見。而後可以傳之久遠。不爲有識者所譏。然則蒿庵四十闕。較古人爲已多。正不病其少也。

小倉山房詩。詩中異端也。稍有識者。無不吐棄之。然亦實有可鄙之道。不得謂鄙之者之過。假令簡齋當日。刪盡蕪詞。僅存其精者百餘首。多存近體。少存古體。不必存絕句。極多以百傳。至今日。正勿謂不逮阮餘首爲止。更不可再多。亭竹垞諸公也。惟其不能割舍。誇多鬪靡。致使指

摘交加等諸極惡不堪之列亦其自取習倚聲者尤不可不察

小倉山房集佳者尙可得百首忠雅堂詩甌北詩鈔百中幾難獲一蓋一則如粗鄙赤腳奴一則如倚門賣笑倡也近人憚於其名以耳代目彼不知駝峰熊掌爲何物宜其如鴟之嚇腐鼠也哀哉

袁趙蔣盛負時名而其詩實無可貴洪穉存吳穀人等詩愈趨愈下儘可不觀無足深論

詩詞中淺薄聰明語余所痛惡一染其習動輒可數十首無論其不能傳卽微倖傳之後世亦不過

俱人唾罵耳何足爲重

余友嘗語余云有全唐詩不可無全宋詞有能爲是舉者固是大觀且不患其不傳也然余謂借以傳一己之名則可欲以教天下後世之爲詞者則不可蓋兵貴精不貴多精則有所專注多則散亂無紀如全唐詩九百卷多至四萬八千首精絕者亦不過三千首可數十卷耳余久有唐詩選之意今未餘則僅備觀覽供採掇資諧笑而已雖不錄無害也倚聲一途既有朱氏詞綜兩宋精華約畧已具而蒿庵猶病其蕪更欲集全宋詞則亦不過

壯觀鄴架於本原無涉亦可不必

宋六十家詞已病蕪雜識者宜分別觀之吳氏宋元百家詞竹垞時已失全書近更無從採訪然宋元兩代詞高者不過十餘家次者約得三十餘家合五十家足矣錄至百家下乘必多於上駟博而不精終屬過舉

兩宋詞精絕者約略不過五百餘首足備揣摩不必多求也

白石仙品也東坡神品也亦仙品也夢窗逸品也玉田雋品也稼軒豪品也然皆不離於正故與溫

韋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無傲而不理之謂
後人徒恃聰明不窮正始終非至詣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
後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餘輩然愈學稼軒去
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
狂呼叫囂爲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論其派別大約溫

飛卿爲一體

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

韋端已爲一體

牛松卿附之

馮正中爲一體

唐五代諸詞人以暨北宋晏歐小山等附之

張子野爲

一體秦淮海爲一體

柳詞高者附之

蘇東坡爲一體賀方

同爲一體

毛澤民晁具茨高者附之

周美成爲一體

竹屋草辛窗附之

稼軒爲一體

張陸劉蔣陳杜合者附之

姜白石爲一體史梅溪

爲一體吳夢窗爲一體王碧山爲一體

黃公度陳西麓附之

張玉田爲一體其間惟飛卿端已正中淮海美成

梅溪碧山七家殊塗同歸餘則各樹一幟而皆不

失其正東坡白石尤爲矯矯

汪玉峰

森

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

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

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

歸於醅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

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衡王沂孫張

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筭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竊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至梅溪。則全祖清真。與白石分道揚鑣。判然兩途。東澤得詩法於白石。卻有似處。詞則取徑狹小。去白石甚遠。夢窗才情橫逸。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自樹一幟。亦不專師白石也。虛齋樂府較之小山淮海。則嫌平淺。方之美成梅溪。則嫌伉墜。似鬱不紆。亦是一病。絕非取徑於白石。竹山則全襲

辛劉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無味與白石尤屬岐途。草窗西麓兩家則皆以清真爲宗而草窗得其姿態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間有與白石相似處而亦十難獲一。碧山則源出風騷兼採眾美托體最高與白石亦最異。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雖變託根有歸可爲白石羽翼。仲舉則規模於南宋諸家而意味漸失亦非專師白石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詞家好分南宋北宋國初諸老幾至各立門戶。

竊謂論詞只宜辨別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風華點染指爲北宋而以長調之平正迂緩雅而不豔豔而不幽者目爲南宋匪獨重誣北宋抑且誣南宋也

北宋間有俚詞南宋則多游詞而伉詞則兩宋皆不免選擇不可不慎學者貴求其本原所在門戶之見自消否則各執一是互相攻詆溯厥本原卒無託足處宜乎不得其通也

余擬輯古今二十九家詞選

附四十家

約二十卷有

唐一家

附一家

溫飛卿

附皇甫子奇

五代三家

附四家

李後

主·附·中·韋端已·附·牛松卿·馮延已·附·李·北宋七家·

附·六·歐陽永叔·附·晏·晏·小山·張子野·蘇東坡·秦少

游·附·柳耆卿·賀方回·周美成·附·陳子高·南宋九

家·附·八·辛稼軒·附·朱敦儒·黃公度·劉克莊·張元幹

姜白石·高竹屋·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周草窗·王

碧山·張玉田·元·代·一家·附·二·張仲舉·附·彭·元·遜·末

山·國朝八家·附·二十·陳其年·附·吳·梅村·曹·潔·躬

曹珂·雪·附·彭·駿·孫·徐·朱·竹·垞·附·李·阮·亭·董·文·友·曾·厲

太鴻·附·黃·史·位·存·附·王·香·雪·趙·璞·函·附·吳·竹·嶼·張

臯文·附·張·翰·風·李·莊·中·白·附·蔣·鹿·潭·自·溫·飛·卿·至

馮延巳爲第一卷。歐陽永叔至張子野爲第二卷。蘇東坡至秦少游爲第三卷。賀方回至周美成爲第四卷。辛稼軒爲第五卷。姜白石至史梅溪爲第六卷。吳夢窗爲第七卷。陳西麓至周草窗爲第八卷。王碧山爲第九卷。張玉田至張仲舉爲第十卷。陳其年爲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曹珂雪爲第十四卷。朱竹垞爲第十五卷。第十六卷。厲太鴻爲第十七卷。史位存爲第十八卷。趙璞函爲第十九卷。而殿以張臯文莊中白爲第二十卷。詞中源委正變約略具是。

此選大意務在窮源竟委故取其正兼收其變爲利於初

學耳非謂詞之本原卽在二十九家中漫
無低昂也惟殿以臯文中白卻寓深意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
全非。異乎溫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溫韋。貌變而
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
不悖於溫韋。而各立門戶。別有千古。元明庸庸碌
碌。無所短長。至陳朱輩出。而古意全失。溫韋之風
不可復作矣。貞下起元。往而必復。臯文唱於前。蒿
庵成於後。風雅正宗。賴以不墜。好古之士。又可得
尋其緒焉。

杜陵變古之法。不變古之理。故自杜陵變古後。而

學詩者不得不從杜陵。縱有復古者，亦不過古調獨彈，無與爲應也。陳朱變古之理，而並未能盡變古之法。故雖敢於變古，不能必人之心悅而誠服其詞，且不能禁人之復古。有志爲詞者，宜直溯風騷，出入唐宋，乃可救陳朱之失，勿爲陳朱輩所囿也。

黃公度知稼翁詞，氣格高遠，語意渾厚，直合東坡碧山爲一手所傳，不多卓乎不可企及。

趙以夫龍山會日云：西北最關情，漫遙指東徐南楚。黯銷魂，斜陽冉冉，雁聲悲苦。感時之作，但說得

太顯不耐尋味。金氏所謂鄙詞也。感時傷事者，必熟讀碧山詞而後，可以作不平鳴。

詩之高境，在沈鬱。其次，卽直截痛快，亦不失爲次乘。詞則舍沈鬱之外，卽金氏所謂俚詞鄙詞游詞。

更無次乘也。

非沈鬱無以見深厚。唐宋諸名家不可及者，正在此。

白石長亭怨慢云：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白石諸詞，惟此數語，最沈痛迫烈。此外如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鴉。又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贏得天涯羈旅，皆無此沈至。

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白石少年游戲。
平浦詞也。隨郎滋味四字。似不經心。而別有姿態。
蓋全以神味勝。不在字句之間尋痕迹也。

詩外有詩。方是好詩。詞外有詞。方是好詞。古人意
有所寓。發之於詩詞。非徒吟賞風月。以自蔽惑也。
少陵詩云。甫也。南北人。早爲詩。洒汗具此胸次。所
以卓絕千古。求之於詞。旨有所歸。語無泛設者。吾
惟服膺碧山。

蒿庵會語。余云。唐以後詩。元以後詞。必不可入目。
方有獨造處。此論甚精。然余謂作詩詞時。須置身

於漢魏

言指詩

唐宋

言指詞

之間不宜自卑其志若平

時觀覽則唐以後詩元以後詞益我神智增我才

思者正復不少博觀約取亦視善學者何如耳

溫厚和平詩詞一本也然爲詩者既得其本而措

語則以平遠雍穆爲正沈鬱頓挫爲變特變而不

失其正卽於平遠雍穆中亦不可無沈鬱頓挫也

詞則以溫厚和平爲本而措語卽以沈鬱頓挫爲

正更不必以平遠雍穆爲貴詩與詞同體異用者

在此

無論詩古文詞推到極處總以一誠爲主杜詩韓

文所以大過人者在此求之於詞其惟碧山乎然
自宋迄今鮮有知者知碧山者惟蒿庵卽臯文尙
非碧山真知己也知音不亦難哉此條以誠字立論明乎此則無
聊之酬應與無病之呻吟皆可
不作矣惜不得起蒿庵一證之

碧山有大段不可及處在懇摯中寓溫雅蒿庵有
大段不可及處在怨悱中寓忠厚而出以沈鬱頓
挫則一也皆古今絕特之詣

情有所感不能無所寄意有所鬱不能無所洩古
之爲詞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悅已也今之爲詞者
多爲其粉飾務以悅人而不恤其喪已而卒不值

有識者一噓是亦不可以已乎。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修飾皆極工而無損其真氣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詞矣。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已馮正中張子野蘇東坡賀方回辛稼軒張臯文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歐陽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陳

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張仲舉。曹珂。
雪。陳其年。朱竹垞。厲太鴻。過湘雲。史位存。趙璞。兩。
蔣鹿潭。是也。詞中之次乘也。有有文無質者。劉改。
之。施浪仙。楊升庵。彭羨門。尤西堂。王漁洋。丁飛濤。
毛會侯。吳蘭次。徐電發。嚴藕漁。毛西河。董蒼水。錢。
葆汾。汪晉賢。董文友。王小山。王香雪。吳竹嶼。吳穀。
人。諸人是也。詞中之下乘也。有質亡而並無文者。
則馬浩瀾。周冰持。蔣心餘。楊荔裳。郭頻伽。袁蘭邨。
輩是也。並不得謂之詞也。論詞者。本此類推。高下。
自見。

稼軒求勝於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玉田追蹤於白石格調亦近之而遜其空靈遜其渾雅故知東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東坡稼軒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有長於論詞而不必工於作詞者未有工於作詞而不長於論詞者古人論詞之善無過玉田若公謹之浩然齋雅談絕妙好詞等編所論與所選均多未洽其所自作可知矣吾於南宋諸名家不得

不外草窗。

作詞難選詞尤難。以我之才思發我之性情猶易也。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則非易矣。竹垞詞綜備而不精。臯文詞選精而未備。然與其不精也甯失不備。古今善本仍推張氏詞選。若選本之盡美盡善者吾未之見也。

花間草堂尊前諸選背謬不可言矣。所實在。此詞欲不衰得乎。

詩詞源流曰。詞之紆那曲長相思。五言絕句也。柳枝竹枝。清平調引。小秦王。陽關曲。八拍蠻。浪淘沙。

七言絕句也。阿那曲。雞叫仄韻。七言絕句也。瑞鷓鴣。七言律詩也。欸殘紅。五言古詩也。體裁易混。徵選實繁。故當稍別之。以存詩詞之辨。余於大雅集中。近五七言絕句者。概不入選。惟別調集登皇甫子奇採蓮子一首。浪淘沙一首。劉采春羅噴曲兩首而已。

詩詞和韻。不免強已就人。戕賊性情。莫此爲甚。張玉田謂詞不宜和韻。旨哉斯言。

賀老小詞。工於結句。往往有通首煊染。至結處一筆叫醒。遂使全篇實處皆虛。最屬勝境。如浣溪紗。

云。夢想西池輦路邊。玉鞍驕馬小韃駝。春風十里
鬪。嬋娟。臨水登山漂泊地。落花中酒寂寥天。箇般
情味已三年。又前調云。閒把琵琶舊譜尋。四絃聲
怨卻沈吟。燕飛人靜畫堂深。欹枕有時成雨夢。隔
簾無處說春心。一從燈夜到如今。妙處全在絕句。
開後人無數章法。

石孝友浣溪沙集句云。宿醉離愁慢髻鬟。
韓綠殘

紅豆憶前歡。

晏幾道

錦江春水寄書難。

晏幾道紅袖時

籠金鴨煖。

秦觀

小樓吹徹玉笙寒。

李璟

爲誰和淚倚闌

干。

李煜

集成語尙能自寫其意。然如竹垞之浣溪紗

春望集句云煙柳風絲柳岸斜雍遠山終日送餘

霞陸龜碧池新漲浴嬌鴉杜閨苑有書多附鶴春

城無處不飛花馬蹄今去入誰家李商隱 韓又

前調惜別云惜別愁窺玉女窗李遙知不語淚雙

雙權德綺羅分處下秋江許暮雨自歸山悄悄李

隱殘燈無燄影幢幢元仍斟昨夜未開缸李商又

前調春閨云十二層樓敞畫檐杜偶然樓上卷珠

簾司空金爐檀炷冷慵添劉小院迴廊春寂寂杜

朱欄芳草綠纖纖劉年年三月病懨懨韓又采桑

子秋陵關集句云穆陵關上秋雲起郎士習習涼風

蕭穎於彼疎桐。華。撼。撼。淒。淒。葉。葉。同。吳。平。沙。渺。渺。

行人度。卿。長。垂。雨。濛。濛。結。此。去。何。從。宋。之。一。路。寒。

山。萬。木。中。韓。又。鷓。鴒。天。鏡。湖。舟。云。南。國。佳。人。字。莫。

愁。莊。步。搖。金。翠。玉。搔。頭。武。元。平。鋪。風。簾。尋。琴。譜。皮。

休。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日。已。暮。郎。大。水。平。流。居。

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張。桃。花。臉。薄。難。藏。淚。韓。桐。樹。

心。孤。易。感。秋。曹。又。玉。樓。春。畫。圖。云。劉。郎。已。恨。蓬。山。

遠。李。商。金。谷。佳。期。重。游。衍。駱。賓。傾。城。消。息。隔。重。簾。

李。商。自。恨。身。輕。不。如。燕。孟。畫。圖。省。識。東。風。面。杜。比。

目。鴛。鴦。真。可。羨。盧。照。一。生。一。代。一。雙。人。駱。賓。相。望。

鄰。王。相。望。

相。思。不。相。見。

勃王

又瑞鷓鴣

集句思

云春橋南望水溶

溶

韋莊

半壁天台已萬重

許心

寄碧沈空婉變滄語

來青鳥許從容

曹唐

更爲後會知何地

杜浦

難道今生

不再逢

韓偓

最憶當時留燕處

溫呂

桐花暗澹柳惺忪

元稹又臨江仙

汾陽客

云無限塞鴻飛不度

李益

太行

山礙并州

白居易

白雲一片去悠悠

張若虛

飢鳥啼舊壘

壘

沈佺期

古木帶高秋

劉長卿

永夜角聲悲自語

杜甫思

鄉望月登樓

魏扶

離腸百結解無由

魚元機

詩題青玉案

案

高適

淚滿黑貂裘

李白

又漁家傲

贈別

云花面鴉頭

十三四

劉禹錫

調箏夜坐燈光裏

王諶

行到階前知未

睡無名氏揮玉指閨朝絃絃掩抑聲聲思白居易會得

離人無限意鄭谷杯傾別岬應須醉羅隱曾向五湖期

范蠡韋莊幾千里盧全如何遂得心中事劉言史諸篇皆

脫口而出運用自如無湊泊之痕有生動之趣出

古人之右矣

黃石牧香屑集具有化工爲詩中集句絕技可謂

專門名家矣詞則竹垞蕃錦集亦極集句能事然

視石牧之集詩不可同日語

玉田樂府指迷云詩難於咏物詞爲尤難體認稍

真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

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尾。斯爲絕妙。此論亦確當。然如碧山咏物諸篇。則大矣化矣。又不僅在結尾寓意也。

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醕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元以後詞。則清者失真。味濃者似火酒矣。言近旨遠。其味乃厚。節短韻長。其情乃深。遣詞雅而用意渾。其品乃高。其氣乃靜。

詩詞所以寄感。非以徇情也。不得旨歸。而徒騁才力。復何足重。唐賢云。枉拋心力作詞人。不宜更蹈此弊。

唐五代小詞皆以婉約爲宗。長調不多見。亦少佳篇。至宋乃規模大備矣。詩至於唐亦然。

唐詩可以越兩晉六朝而不能越蘇李曹陶者。彼已臻其極也。宋詞可以越五代而不能越飛卿端已者。彼已臻其極也。雖曰時運。豈非人事哉。

宋無名氏題項羽廟

調念奴嬌

云鮑魚腥斷。楚將軍鞭

虎驅龍而起。空費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

下兵稀。陰陵道狹。月暗雲如壘。楚歌喧唱。山川都

姓。劉矣。悲泣喚醒虞姬。爲伊死。別血。又飛花。碎。霸

業銷沈。雕不逝。氣盡烏江。江水古廟頽垣。斜陽紅

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秋草空翠勁氣直前不留餘地此宜興之祖也

蔣竹山賀新郎云夢冷黃金屋歎秦箏斜鴻陣裏素絃塵撲化作嬌鶯飛歸去猶認窗紗舊綠正過雨荆桃如菽此恨難平君知否似瓊臺湧起彈碁局消瘦影嫌明燭鴛樓碎瀉東西玉問芳踪何時再展翠釵難卜待把宮眉橫雲樣描上生綃畫幅怕不是新來妝束彩扇紅牙今都在恨無人解聽開元曲空掩袖倚寒竹似此亦磊落可喜竹山集中便算最高之作乃秀水必謂其效法白石何異

癡人說夢耶。

放翁蝶戀花云。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情見乎詞。更無一毫含蓄處。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亦卽放翁之意。而氣格迥乎不同。彼淺而直。此鬱而厚也。

東坡八聲甘州

寄參寥子

結數語云。算詩人相得。如我

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寄伊鬱於豪宕坡老所。以爲高。

王阮亭浣溪紗

紅橋懷古

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

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煙芳草舊迷樓。遣詞琢句。較五代人更覺茗雅。邱季貞和之云。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畫城秋紅。橋猶自倚揚州。五夜香昏殘月夢。六宮花落。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婉雅芊麗。漁洋一闕外。斷推此爲佳構。然兩詞皆文過於質。其傳誦一時者。正以文勝也。

詩詞同體而異。用曲與詞則用不同。而體亦漸異。此不可不辨。

五代人詞高者。升飛卿之堂。俚者直近於曲矣。故

去取宜慎。花間尊前等集。更欲揚其波而張其燄。
吾不解是何心也。

文采可也。浮豔不可也。樸實可也。鄙陋不可也。差
以毫釐。謬以千里矣。

情以鬱而後深。詞以婉而善。諷故樸實可施於詩。
施於詞者。百中獲一耳。樸實尙未必盡合。況鄙陋
乎。

韋端已菩薩蠻四章。辛稼軒水調歌頭鷓鴣天等
闕。間有樸實處。而伊鬱卽寓其中。淺率粗鄙者。不
得藉口。

六朝詩所以遠遜唐人者。魄力不充也。魄力不充者。以纖穠損其真氣故也。當時樂府所尚。如子夜。捉搦諸歌曲。詩所以不振也。五代詞不及兩宋者。亦猶是耳。

余選希聲集六卷。所以存詩也。大雅集六卷。所以存詞也。

詩衰於宋。詞衰於元。然自乾嘉以還。追蹤正始者。時復有人。是衰者可以復振。亡者猶有存焉者也。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然有詩人所闢之境。詞人尚未見者。則以時代先後遠近不同之

故一則如淵明之詩淡而彌永朴而愈厚極疏極
冷極平極正之中自有一片熱腸纏綿往復此陶
公所以獨有千古無能爲繼也求之於詞未見有
造此境者一則如杜陵之詩包括萬有空諸倚傍
縱橫博大千變萬化之中卻極沈鬱頓挫忠厚和
平此子美所以橫絕古今無與爲敵也求之於詞
亦未見有造此境者若子建之詩飛卿詞固已幾
之太白之詩東坡詞可以敵之子昂高古摩詰名
貴則子野碧山正不多讓退之生鑿柳州幽峭則
稼軒玉田時或過之至謂白石似淵明大晟似子

美則吾尚不謂然然則詞中未造之境以待後賢者尚多也。皆境之高者若香山之老嫗可解虛全長吉之牛鬼蛇神賈島之寒瘦山谷之傑驚雖各有一有志倚聲者可不勉諸境不學無害也

白雨齋詞話卷第八